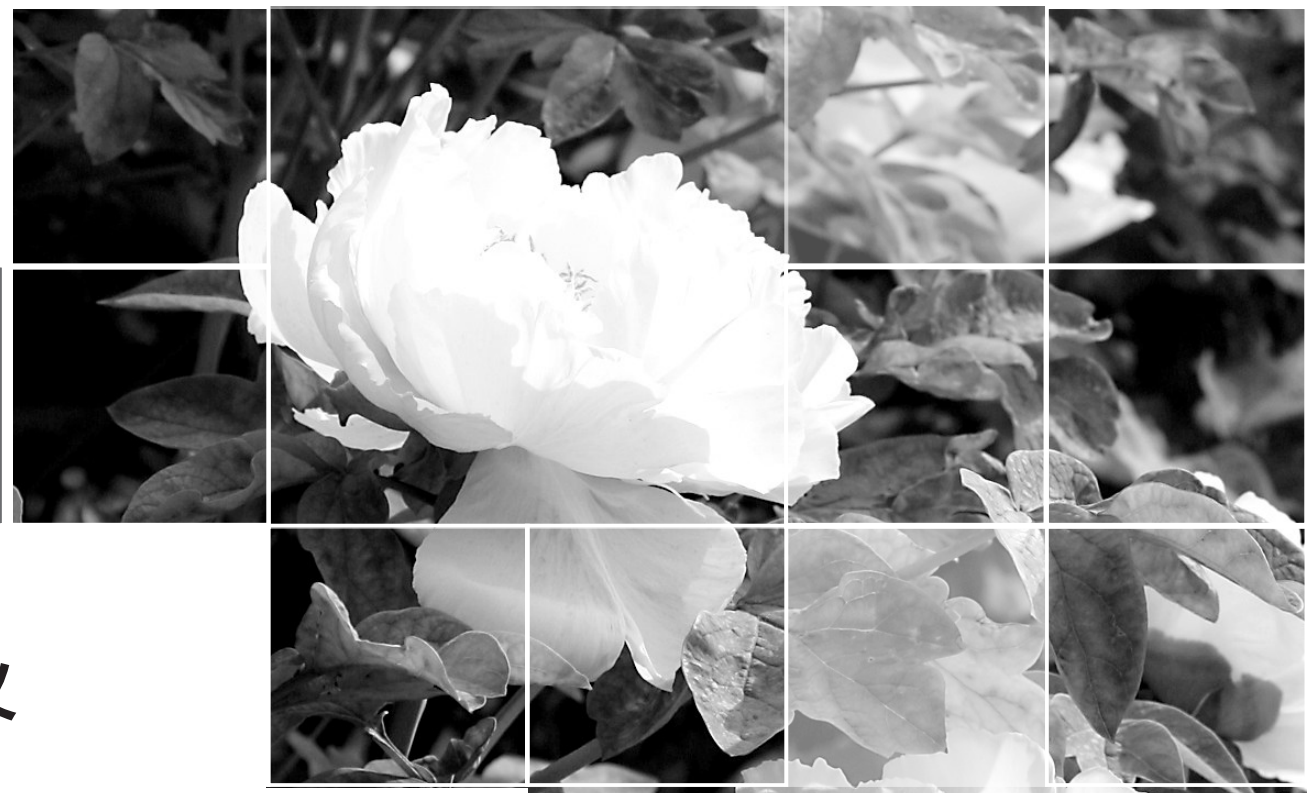


河洛圣地话巩义

□赵淑萍

在去巩义前，我略做了一下功课。

巩义，诗圣杜甫的故乡，北宋皇陵所在地。就冲这两点，我更得去了。杜甫，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，一颗光耀千古的盛唐巨星，是读书人，应该去他的诞生地朝圣的。

笔会报到的地点是巩义市宾馆。微信群里巩义的文友已经告诉我们马路对面就是宋陵公园。于是，放下行李，就往公园跑。我进去的应该是边门。一进门，映入眼帘的就是朱红色巍峨宫楼的侧影，雕梁画栋，飞檐翘角，隐约间有皇家气象。及至走到宫楼的正面，便看到两旁的石刻造像。造像呈对称排列，自南向北，有望柱、象与驯象人、瑞禽、角端、马与控马官、虎、羊、客使、武将、文臣等。我凝神注视那文臣武将，文臣温和，武将也脸圆圆的，甚是敦厚，和东钱湖的南宋石刻如出一辙。有人说，宋朝重文轻武，文化繁盛，人多儒雅而缺乏刚性。确实，这个朝代很多时候都是在和异族议和。看那些石像生，沐风栉雨，经历了千年沧桑，缄默着，也许，所有的烟尘和不堪往事，都无法改变他们的忠诚。此时，听到一阵巨响，像开山炮响，于是循着声响一直往南走，原来是一个宽阔的广场。广场上，一群人在进行“甩鞭子”的健身运动。这鞭子，甩在石地上发出巨大的声响。再往前走，看到一群中年妇女在排群舞。沧海桑田，皇陵遗址建成公园，花木葱郁，为百姓所用。生和死，历史和当下，每天在这里相遇、相对。千古兴亡事，悠悠！

公园的面积很大，一圈走下来，已近暮色。夕阳西下，苍柏深处鸟语啁啾。风吹动着宫楼上的铃铛，发出叮当的声音，听着，似乎看到一个王朝落寞的背影，同时，又有了几分悟透世间百态的禅意。巩义，埋了北宋七位皇帝，还有诸多后妃和名臣，如寇准、包拯。这宋陵公园，是宋仁宗的永昭陵。

第二天早餐时，巩义的一位作家说“中国的历史如果缺了巩义这一角，就不完整了。”深以为然。他又说：世人都知乔家大院，因为一部电视剧，但是，我们的康百万庄园比乔家大院强多了。”这话让我上了心。想着笔会结束，一定要去杜甫故里和康百万庄园看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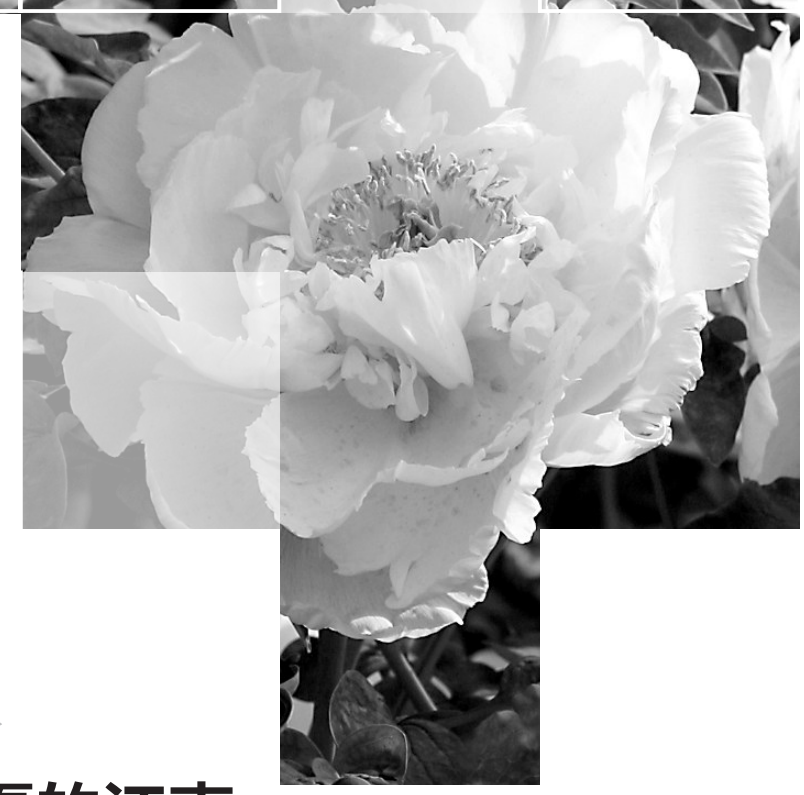
笔会结束，次日上午，独自去杜甫故居。这笔架山下的南窑湾村，让人如此亲切。不知怎么，仰视着那高达10米的杜甫青铜立像，看着那清癯的面容，我眼前却出现了一位聪慧的爬梨枣树的少年，一位跟着祖父在春朝秋夕吟哦的少年；在诗歌展示区，立体雕塑、壁画及幻灯投影等高科技的手段展示着杜甫的诗歌，这些诗歌耳熟能详。边看，边想着安史之乱中颠沛流离的诗人，想着他秋风茅屋中满怀悲怆但仍胸怀天下的情怀和胸襟，想着他听官军收河南河北时那种漫卷诗书的狂喜，更想到他的“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 ”的诗句。

再说康百万庄园。车子一过河洛大桥，就觉得视野开阔，一片清朗，心也走向澄明。那山、水已经呈现出峥嵘的气象和秀润的感觉。到了庄园，买了票，进了庄。庄内，葡萄叶葳蕤，月季花娇艳，草坪一片鲜绿润泽，白鸽迈着雍容的步伐在地面啄食。往上看，依山城堡式的建筑，房屋密集，鳞次栉比。这河洛康家始于明代，到清代已经富甲一方。1900年，康家掌柜康鸿猷热情款待了逃难的慈禧太后和光绪，并捐资一百万银两。慈禧太后一句“没承想，这山沟里还有百万之家”被广为流传，并使其有了“康百万”的封号。

庄园如迷宫，栈房区、中心区、住宅区、南大院，走马观花一路观去，处处是富贵大家的气象，室内的摆设典雅而不华丽、俗气。栈房区，康家的商务总部，各种器物摆放更是井然有序。当年，繁盛时期，庄园内的砖厂、木材厂、造船厂和各种商铺人来人往，康家主人足不出户便可满足一切生活所需。作为一个书法爱好者，我更留意的是庄内的楹联和匾额。印象最深的是“留余匾”，是康家教育子弟的家训匾，也是儒家“财不可露尽，势不可使尽”中庸思想的集中体现。“留余”匾造型独特，形似一面迎风招展的黄色旗帜。留余的意思是：上留余于天，对得起朝廷；下留余于地，对得起百姓与子孙。“留余”，必有余庆。我想，这大概就是康家破了“富不过三代”的谶语的奥秘所在吧。

拖着拉杆箱，上石阶，尤其是跨高高的门槛时，得提起来，甚是吃力。却有几位迎面而过的游客含笑问：“你拖着拉杆箱，是不是蹭风水？”对此，我宛然一笑。

巩义，河洛圣地，才财之地，我真希望蹭点才气、财气回家。才气，经过笔会，已经蹭了一点，这财气么，托他们吉言，如果也能蹭一点，自然是好！



初夏的江南

□朱丽瑾

“微雨过，小荷翻。榴花开欲然。玉盆纤手弄清泉。琼珠碎却圆。”苏轼的这首《阮郎归·初夏》，意境清新可人。而千年后的江南初夏亦令人陶醉。

许是海洋性气候的影响，沿海地区的初夏，气温极不稳定，前几日还热浪灼人，突然下了一夜雨，清晨起床，打开窗，一阵凉爽的风儿掠过，全身舒泰。初夏像山水画上的一种缓慢过渡，一种色彩的渐变，不浓不淡的色调。因此，我爱上了夏初时节。

左邻右舍花满墙，对门的围墙上蔷薇如瀑，把墙体装饰得如梦幻的婚礼彩门。门边高高的石榴花，独自开得安静又热闹。

“高枝带雨压雕栏，一蒂千花白玉团。”说的正是雪球荚蒾。邻居奶奶家的雪球荚蒾一团团的，开得热闹。我的小院里还有鸢尾花、扶桑、茉莉、栀子，各种花香柔波般一浪浪从四处涌来，在鼻翼间流淌。

春日的花在初夏开始结果。在微雨滋养下，通红的树莓成熟了，酸酸甜甜，诱惑着人们，还有胡颓子、地巴果果儿、野樱桃等。樱桃，桑葚、李子、枇杷、木桃也纷纷登场，杨梅正青红之时，可以“提梅止渴”了。

这可都是初恋般的味道。

一种叫朝鲜蓟的植物也在初夏成熟，清新脱俗，我一直心向往之，所以购了几颗。它其实是一种蔬菜，看上去却像一朵莲花，迷恋她的神秘，就把它当莲花一般插在花瓶里欣赏。

四季的过渡总离不开雨。初夏的雨似珍珠，落得天地明亮，从不令人压抑。不像春雨迷离，也不像秋雨萧索，更不像冬雨冷酷。它从天边洒落，落在古镇黑压压的鱼鳞瓦上，声响是温柔的，像纺织声，落久了，瓦上形成了缕缕小溪，屋檐下便是丝丝缕缕的珠串。落在院落的草木上，叶子琴键般颤动着，树叶上泛着珠光，此时万物清明，空气濡湿清冽，人也被滋生出喜悦。

初夏的午后，雨继续下着。酒足饭饱后，小睡一会。一条薄蚕丝被刚刚好，隔窗听雨眠，又是何等的惬意。一觉醒来，身心舒畅。雨停了，太阳出来了，草叶上缀满“水晶”，朦胧静谧。我躺在藤椅上，泡杯花茶，放首小曲，看老宅飞檐上垂下的水帘断断续续，看院中树枝上的水珠一滴滴落下，一只蜘蛛正爬向沾满水珠的网，天地恢复了清亮。

怎可辜负这么美妙的时光？从书架上择了一本书，捧到屋檐下，开始静静地阅读泰戈尔的《飞鸟集》，一如这初夏的时光，滋润心灵。

初夏，美在天地间、花香里、果实中，也在墨香中积淀，在抽象与真实间旋转。初夏短暂，亦如美好短暂。

总第6671期
配图 李海波
投稿邮箱：
essay@cnnb.com.cn